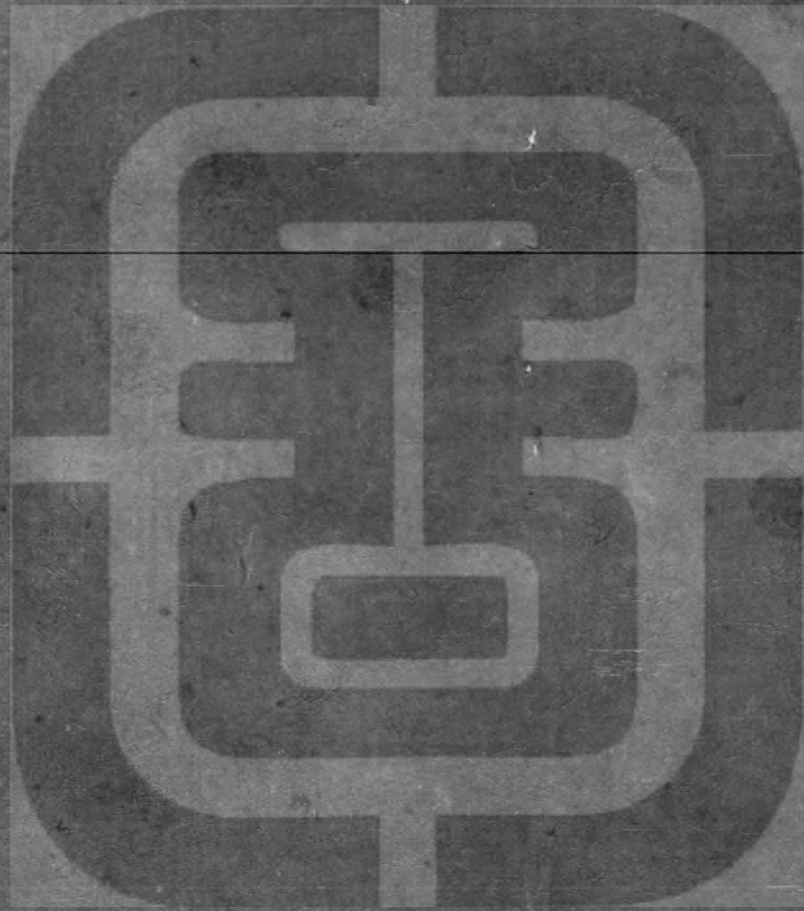


百川學海



第三十册

韓忠獻公遺事

羣牧判官朝奉郎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強至編次

公自定武入爲樞密使時 仁宗嗣位未立公請置
內學教宗子建儲之意默存其中事未及行公秉政
仁宗倦勤甚勢漸逼更不暇置內學每進對罷即論
太子天下本不可不預立以繫天下心語日益深切
前後不可勝數 仁宗終無一言不喜亦不怒公患
之他日 仁宗忽顧公謂朕亦有意多時時有二宗
子嘗育宮中公乘其意動急叩之謂二宗子陛下必
亦自能見其孰聰明知否可屬大計 仁宗以 英
宗爲言公即將順以彼一人便若幽厲語更不及
英宗乞降聖旨劄子權判宗正司後兩府通簽御劄

張昇太尉見之懼深罪公何不素議及次日殿上大言此事繫社稷陛下不可錯上徐曰此事與相公經商量來昇下殿至中書又詰公公曰此甚入思慮來不錯昇退公笑曰若與之素議豈不壞了事後英宗畏避不就職幾半年竟以事迫便作皇子 仁宗彌留 英宗即位之次日疾作不能視朝慈壽攝政疾每甚即獨召公責曰相公自看取公謂不須如此但服下涎藥自無事公嘗藥以進 英宗怒以藥覆公公徐進藥而退慈壽一日又獨召公入 英宗疾甚直視二王謂公曰何不立長君此輩做不得相公錯也公退立俱無言慈壽一日又謂公人皆謂錯公曰不錯慈壽怒曰文字滿前後雖大臣亦有言者公

力開陳以爲不然卒能翼清躬復大位皆公力也英宗寢疾時公一日進對罷謂慈壽曰上疾須太后護視若上不豫太后亦未得安慈壽怒曰相公是何等語當時同列皆謂太峻退至中書徃徃責公公曰諸君不思耳兩宮素相疑彼又內事皆在手天性既薄若狃於權位搖於閹宦女謁之言或有不測何以禁之衆服其遠識後覘宮中果調護日益加上後疾愈慈壽不肯還政公每進對罷即歷陳前代母后之戒懼位不可久居必有禍必嘗觀知之后曰婦人豈知觀史慈壽色勃聲勵前後以十數他日復謂若復辟後禮數必有加不敢損如不然臣獨當責慈壽曰此言何足據慈壽一日忽謂公本欲且管三二年教

養疾相公乃如此公乘機力陳上前日出祈雨應萬
姓亦皆知上無恙天人如此不可不還政次日遂批
出還政 英宗既臨朝公請加慈壽禮數 英宗曰
相公休獎縱母后公曰慈壽也如深不肯放下臣誘
以利害動以禍福僅能復辟彼遺泰山之重陛下乃
惜一雞子之輕 英宗尚遲疑富公在其旁勸言曰
何啻泰山議遂決即遂建慶壽宮歲時稱聖躬萬福
出入加儀衛焉

人有以使來昭陵後公不退爲問者曰是時 英宗
始立疾作不任事慈壽懷二三時在永昭一日遣一
近璫小封親劄諭 英宗狂惑等事問相公如何公
報曰若言語無節慈壽既云未定疊未定疊人言何

足恠他日復遣使見逼甚公曰只乞與曾公亮已下
商量曾公輩果不敢當皆云候韓琦回公是時既使
回且正力變矣一日奏對罷直論以爲太后既無親
出子上幸養在宮中又先帝有詔與子其於子母不
爲不順若更懷猶豫聽讒佞禍亂必由此起立人之
子人皆知不若立已之子然太后既無子不得不自
認業慈壽由此語塞不復出口琦是時豈暇自顧進
退之分未幾 英宗上僊今上即位一日遂懇辭位
上流涕謂相公欲何之琦一日又盡持四方士人見
責不退書開陳以謂清議不容如此豈敢安位上又
流涕不語請益堅他日忽宣諭已有恩命云亦不
在外虛冢席以待故除兩鎮有袞衣待還之語公復

進見謂制語太過使臣不得安外乞改之上不許遂之相復移雍上使諭之只候西帥回召既而召見琦是時已知不可爲堅請還相次改北門事由此分矣仁廟疾欲立 英宗時允弼最尊屬心頗不平且有語一日 仁宗疾亟 英宗已立親王皆入後殿國朝制度嗣天子即位先親王賀次六軍次見百官公是時先獨召允弼入稱先帝晏駕皇子即位大王賀允弼問皇子謂誰曰某人允弼曰豈有團練使爲天子者何不立尊行公曰先帝有詔允弼曰烏用宰相遂循殿陛上公叱下曰大王人臣也不得無禮左右甲士皆至遂賀次召諸親王見六軍百官中外晏然英宗立數日百官朝晡臨兩府立殿兩廡上垂簾

英宗忽疾作厲聲大呼謂殺某二府愕視不知所處公獨投杖褰簾而入見上乃疾作非有他變宮人壁後遁去不敢前公乃扶上呼左右翼入時曾公已下皆汗浹背以事出不意也

英宗初晏駕急召上未至一英宗復手動曾公愕然亟告公欲止召太子公拒之曰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上其遠權知變如此

英宗初立外六班有謀變者或告於公公曰事不成不過族耳吾不懼也既而卒無事

英宗即政公以其勇智不奇出可與有爲乃考尋中書祖宗御批得百餘番俱缺落不完補綴僅能識其字畫皆經國長筭之策如取太原下江南伐大戎付

中書之類編成十餘軸一日袖進英宗一見之不覺避御坐是時同列皆謂公有不言教萬乘事業後上僊公哭之慟曰何事不可爲

今上初即位慈壽一日送密劄與公諭及高后與上不奉事意有爲孀婦作主之語仍敕中貴俟報公但曰領聖旨一日入劄子以山陵有事取覆乞晚臨後上殿意他公莫與既見謂官家不得驚有一文字須進呈說破只是不可世上今日皆慈壽力恩不可忘然既非天屬之親加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公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燒之若泄則讒間遂開卒難以合上唯唯後二宮相歡人莫能窺其跡

仁宗靈駕欲到永昭陵葬且有日道路妄傳皇堂棟損有司驚駭不知所出公至鄭始聞時諸使見公鈎公旨皆欲不問而掩之公正色曰不可果損當易之若違葬期侈所費此責猶可當亦無可柰何若苟且掩之後有壞覆人主致疑心臣下何以當責一坐爲之歎息服其不苟處事必盡識且及遠既到皇堂棟乃不損

熙寧中公自長安入覲朝廷欲留之公陰知時事遂堅請相陞辭日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二人上默然問金陵何如公曰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上又不荅公便退後有問公何以識之公曰嘗讀一金陵荅楊忱書窺其心術只爲一身

不爲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也

太宗真宗嘗獵於大名之郊賦詩數十篇賈魏公時刻于石公留守日以其詩藏置于班瑞殿之壁既成或請打石本以進公沉念謂其詩有衛霍爲鷹犬及有復山後之意恐益啓之遂止後子華守北門首獻焉

有問公以郭達衆人皆謂出公力公曰此等事非人臣得專須還他主人若用人是則將順非則開陳何謂其力始英宗欲用郝質在西府公謂質固得但二府論道經邦地使一黥卒處之恐反使不安如狄青才業爲中外所伏一旦居此議論卒紛然而去愛之適所以害之英宗沉吟久之曰如此則用郭達

某之以郭達粗勝質遂然之既阻其一又阻其次不可王陶遂見誣以引往年之廝役又曰此事唯趙少師知之是時同議以爲太躡等當近下安排名目遂有同簽書之號公嘗言范公一日見王沂公謂宰相當顯拔人物爲朝廷用自丞相當國明公門下未見一人沂公曰司諫不思耶若恩盡歸已怨將誰歸范公恍若自失退語公曰真宰相器公論近世宰相獨許裴晉公本朝惟師服王沂公又嘗云若晉公點檢著亦有未是處君子成人之美不可言也不知公摘晉公何事恨未聞之或問公威克厥愛允濟如潞公臨大事全是威何如公曰待威而後濟者亦是也然有不須威而能濟者觀公意豈以德不足者必待威

以立事耶古人謂鷓鴣百鳥望而畏之鸞鳳百鳥至而愛之其服則一其品固相遠矣

公嘗謂大臣以李固杜喬爲本其弊猶恐爲胡廣趙介以胡趙自處其弊可知也此可以見公出處大節之本

公嘗謂處事不可有心有心則不自然不自然則擾太原士風習射故民間有弓箭社某在太原時不禁亦不驅故人情自得亦可寓武備於其間後宋相繼政頗著心處之下令籍爲部伍仍須用角弓太原人素貧只用木弓自此有賣牛置弓者人始騷然矣此蓋出於有勝心也

公嘗言 真廟議配享清議皆與沂公不與申公誠

意不可欺如此又曰頃時丁寇立朝天下聞一善事皆歸之萊公未必盡萊公也聞一不善皆歸之晉公未必盡出晉公也蓋天下善惡事歸焉人之脩身養心誠意不可不慎公謂沂公爲相論其事則無可數者論其人則天下信之爲賢宰相其品何如

公謂申公爲相以進賢自任恩歸於已時士皆出其籠絡獨歐范尹旋收旋失之終不受其籠絡公謂挺然忠義奮不顧身師魯之所存也身安而後國家可保消息盈虛之理希文之所存也敢問二公孰賢公曰之一節則師魯可也考其終身不免終亦無所濟若成就大事以濟天下則希文可也公謂論性之極不可變君子慎言恐廢其學然學者

要在隨其性以修至於成德皆可入聖若不揆性而遠求恐其反喪本終亦無所至不可不知

公謂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忌之亦少如富范歐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及其極君子消退巨公大人有不能出力救之者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一日王君貺見公謂稚圭不如拔出彼黨向這下來公曰琦惟義是從不知有黨君貺不悅而去後扶持諸公復起皆公力士君子立朝不可不如此

石守道編三朝聖政錄將上一日求質於公公指數事爲非其一 太祖時嘗惑一宮鬟視朝晏羣臣有言 太祖悟潛俟鬟方酣寢刺殺之公曰此豈可爲

後世法已溺之迺惡其溺而殺之彼何罪使其復有嬖將不勝其殺矣遂去此等數事守道服其清識

公執政臺諫有言訴不當理或涉浮薄害風教者皆密封之終不示人呂誨趙瞻濮園得罪御批與廣南別駕公力陳與善地以來言者人謂公性根有仁義公平日論時望諸公皆不以經綸許之謂才器須周可當四面入麤入細乃經綸事業今皆只可當一面才也

公在相臺作久旱喜雨詩上句言雲動風行雷雨作解之事斷句云須臾慰滿三農望却斂神功寂似無人謂此真做出相業也

公在北門重陽燕諸漕於後園有一詩一聯云不羞

心圃秋容淡且看寒晚節香公居常謂保初節易
保晚節難事事尤著力所立特完又作喜雪詩一聯
云危石蓋深鹽虎陷老松擎重玉龍寒人謂公身雖
在外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公爲詩用意深非詳味
之莫見其指皆此類

劉御藥好收古畫多求諸公跋尾數策上有金書字
悉上筆餘三策公卿多題于後劉到北門宣公出畫
策謂獨未得公數字爲恨公題云觀畫之術無他惟
逼真而已得真之全者絕也得真之多者上也不得
其多非中即下矣持吾說以觀劉氏之畫其可逃乎
哉安陽燾叟病中題時公堅請宣相上使劉問人謂此術不獨可
觀畫亦可觀人物也諸公題皆論一時公獨兼之

有問彥升林品於公者公曰慙直而且忠於人然過
涉滅頂非伊分上所有或問之爲其膽力薄公平日
謂成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徃徃自許也
或問君實晦叔天下所屬望他時入用何如公曰才
偏規模小問晦叔平日曰今日迺是平日人有疑公
待君子小人均以誠徃徃爲小人所欺奈何公曰不
然亦觀其人如何隨分數放之耳謂公待人誠則皆
誠但有深淺以明濟之也豈可以爲小人不待以誠
耶皆歎以爲不可及公平日獎進人物極博至心許
者不過一二人多是與人長忘人短而用之人謂太
濫其實會中不啻黑白在北門一屬官小有才不知
道公多委以事人謂公真許之他日或問公曰某人

但愛任術所爲不悖篤大中其弊

公爲陝西招討時師魯與英公不相與師魯於公處即論英公事英公於公處亦論師魯公皆納之不言遂無事不然不靜矣

公論爲善其初徃徃能持久而不變爲難計日計月而爲之者甚多矣

公語小人害君子如蜂蠆之毒物違之正使不能加諸人可謂善處矣

公云臨事若慮得是當剗定脚做更不移成敗則任他如此方可成務又云孤忠每賴神明相助幸而多有成其至誠自信如此孔嗣宗任河北憲司農召議役法別公請言不荅請益堅公曰故舊不當無言此

行但爲河北說得此衆人不敢道底意思足矣嗣宗臨上馬又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嗣宗歸不悖者數日終不能自己吳長文子璟素以堅挺有器節稱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璟爲言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璟敗皆如其言

趙君錫被召別公請教公曰平日之學正爲今日此若不錯餘不錯矣終不語及他事又請云若上問某事以何對公曰此則在廷評自處

李清臣平日於公前多論釋氏貴定力謂無定則不能主善公每然之後朝廷降斥異論者李進取頗持兩端公因書開之曰比來臺閣斥逐紛紛吾親得不

少加定力乎公之善喻人如此

公言狄青作定副帥一日宴公惟劉易先生與焉易性素踈訐時優人以儒爲戲易勃然謂黠卒敢如此詬罵武襄不絕口至擲樽俎以起公是時觀武襄氣殊自若不少動笑語溫然次日武襄首造劉易謝之公於是時已知其有量

李師中爲布衣父坐鎮戎退陣當斬公馳至鎮戎以賊衆我寡非諸將罪且欲戮其爲首一人師中父在貸中方請于朝會師中赴南宮試遂上書論公募民爲兵往應賊大擾乞斬公以謝陝西旣不行後有疑公心執政有罪勿害師中者公笑曰彼是時以子救父豈可加罪人聞之咸服其公怒然而師中終未之

信後擢爲兩制師中方愧服且深謝之

公兄爲秦倅孫元規爲司理當薦之公遂拜元規書問未嘗踰時不講後公爲西帥兵敗元規領言責深議公罪朝廷知罪不在主帥少責即復自此元規慊公書問遂絕公一日以書問元規平日事契如此若以伯氏嘗薦而後見攻此乃韓厥之舉若某當言責亦不爲元規隱此何待某之不廣願公勿疑元規亦疑之終不講書公秉政頗以公有害已心後起廢爲慶帥元規過闕乃泣見公曰汚真小人公知汚汚不知相公之德量也

公與婁澈有舊數到大名于公公待之厚或以澈爲公言者但曰人材難全

公以恩及人無求德心故所及者廣所感亦深平日非不知人之欺終不別白能受其欺賤官因事爭於前每及己之誤即受之事行其直者不主己爲是若稟事嘗訐觸非而却之異日復稟終不以前日芥蒂置於心亦惟是從之

公因論退日處去就之難者不可猛而有迹公每聞新執政用一人歎曰夜上則易放下則難公嘗戒人不可以任性當臨事有所裁處方不失中道公言王文正母弟傲不可訓一日逼冬至祠家廟列百壺於家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文正忽自外入見酒流滿路不可行公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其後弟忽感悟復爲善終亦不言

公因語章相在北門頗姑息三軍公曰御軍自有中道嚴固不可愛亦不可若當其罪雖日殺百人何害人自不怨

公言富公爲鄆倅沂公作安撫使一日謂富公曰即日當某位富曰不敢當沂公曰然進則易退時難公言仁廟御批朕曰韓琦富弼范仲淹皆公議人望之所歸凡所議事仰章得象杜衍已下公心協力行之文正家藏一本一以與公今尚存也

公在相舉荅詔文字與孫賁賁謂臣不密則失身莫且當孫順公曰事至此忠臣義士亦不顧若顧之言不可出口矣
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也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其

處之之理知其爲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己是不是己是則是在我而非在彼烏用計其如何

公言始學行己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污方是及其成德有所受亦有所不害者不然無容矣

公謂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惟其執之不固勉之不力是以不及於世人

潞公在西京府人有以魏公進退諷潞公者潞公曰彥博豈可以望韓公韓公地位別某則有此麤材蒙朝廷擢備兩府耳人頗與潞公自知之明也所以歐公平日少許人惟服韓公嘗因事發歎曰累百歐陽脩不足望韓公

公謂歐與曾司在兩府歐性素褊曾則齷齪每議事至厲聲相攻不可解公一切不問俟其氣定徐以一言可否之二公皆伏

公謂大凡使人爲善須就其性中做性中若無雖強之終不能從

公謂劉家今雖少淹異日反正當作第一第二等人然更且固窮保名節公曰勇且習石曼卿直方外之士

定卒惡米陳執籌不請公爲帥馳入倉郡卒前訴公懷中出一裹曰某亦請此米朝廷置此米一斗價八鏹今雖陳下亦不失四鏹適皆自汝扇搖公命戮數卒於前公巖然不動一軍股栗公平日恂恂如不能

爲臨事制變如此

韓忠獻公遺事終

文正王公遺事

序

先公相國文正魏公會遇二宗踐兩禁爲元弼將三十年豐功大業宏材碩學上輔真宗格于皇天于今天下稱太平宰相勲書王府故非小子所可擬議也然公捐館素未成人洎從官立朝或聞於搢紳或傳於親友或得之故吏或存諸遺藁史官未備理文未悉者竊自記錄僅乎成編至於歿後追崇識者議論保守家法訓戒子弟可爲世範咸附卷末尚有遺落以增廣使我先德烜赫不墜光聖世得賢之盛得吾門貽謀之美垂之千古不其偉與涕泣濡毫具以實載幼子素序

公病堅求罷免一日得對於滋福殿上召皇太子出
曰拜相公上曰朕覺多病方將以大事託卿而卿又
病公因叙述祖宗創業積累之盛臣熟觀皇太子必
能上副天意無煩過慮因言二府須是常得人乃薦
可用者十餘人後皆至大府其間不踐二府者獨李
及凌策

張文懿公士遜在東宮一日謁公言皇太子寫書甚
好公曰皇太子不待應選學士去不爲學書由是文
懿日以善道規贊太子

東封西祀大祀畢令近臣編錄符瑞爲別錄一日進
御二府因覽於上前公奏曰臣兩爲大祀使奉符瑞
者一一非臣自覩令堂吏取司天監邢中和狀稱有

此瑞乞令編修官實錄臣奏不可漏落東封西祀畢
公從容得對上曰四方無事得行曠廢之典朕欣慶
不已祖宗創業削平天下與卿共守成憲可致太平
公再拜曰遭遇盛明臣所感幸今禮典興舉足矣然
願朝廷有所及民臣思一事願陛下力行之乃言西
北用兵邊民爲虜驅逐去者不少願陛下遣使持書
詔厚與金帛贖還本土使骨肉團聚閭里其惠不細
上大喜曰使朕詔書中更屈已形言乘輿服玩可與
者亦不吝公曰然願出宸衷使臣奉行有執政者聞
之乃言王其固惜名位欲損國用交結四夷上一日
以前議示之公知有阻害者遂不對其議遂寢
趙德明上表矯以民饑乞糧數百萬上以其奏示輔

臣衆皆怒曰德明方納款而敢渝誓約妄有干請乞降詔責之公從容進曰未曾將却物去何責之有上曰卿意如何對曰臣欲降一手詔與德明言爾土災饑朝廷撫御遠方固當賑救然極邊芻粟屯戍者衆自要支持已勅在京積芻粟百萬令德明自遣衆飛輓上喜曰此真廟筭也諸公皆曰王某之言臣等皆思慮不至德明受詔望闕再拜曰朝廷有人不合如此

契丹飛奏於歲給外別假金帛上以示公公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以此探朝廷之意爾何其小哉上曰何以荅之公曰止當以微物輕之也乃於歲給二十萬外各借二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

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萬事屬微末仰依常數與之今後永不爲例

內殿劉承規病上諭政府曰承規忠勤宣力不少令人告朕乞一節度使公曰陛下所守者祖宗典故乞令有司檢詳有則可除翌日上曰承規言死在朝夕願聞在廷之告則瞑目無恨矣公曰今承規若有此命後有邀朝廷乞登樞府者柰何必不可遂改殿使除節度觀察留後上將軍致仕上言承規得此命亦喜公曰帶殿使領留後亦遙郡矣專秉旄鉞臣恐於久未便

寇萊公準在樞府上欲罷之萊公已知乃使人告公曰遭逢最久今出欲一使相幸同年主之公大驚曰

將相之任極人臣之貴苟朝廷有所授亦當懇辭豈得以此私有干於人耶亟往白之萊公不樂後上議寇準令出與一甚官公曰寇準未三十歲已登樞府太宗甚器之準有才望與之使相令當方面其風采足以爲朝廷之光上然之翌日降制萊公捧使相告謝於上前感激流涕曰苟非陛下主張臣安得有此命上曰王某知卿具道公之言萊公出謂人曰王同年器識非準所可測公薨之時萊公不在都下後入朝白於上前來致奠哀慟之久公在相府抑私遠嫌類如此

王冀公欽若陳公堯叟馬公知節同在樞府一日上前因事相忿上召公至則見冀公誼譁不已馬則涕泣曰願與王欽若同下御史府公乃叱冀公曰王欽若對上豈得如此下去上大怒乃命下獄公從容曰欽若等恃陛下顧遇之厚上煩陛下臣冠宰府當行朝典然觀陛下天顏不怡願且還內來日取旨上許之退召冀公等切責之上怒未解冀公等皇懼手疏待罪者相繼以聞翌日上召公曰王欽若等事如何處分公曰臣曉夕思之欽若等當黜然未知使伏何罪上曰對朕忿爭無禮公曰陛下奄有天下而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恐夷狄聞之無以威遠上曰卿意如何公曰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之未晚上曰非卿之言朕故難忍後數月冀公等皆罷

寇萊公準在長安因生日爲會有所過當轉運使以聞上以其狀示公曰寇準爲大臣豈得如此僭越公覽奏而笑曰寇準許大年紀尚駿爾因奏曰陛下撫伏臣庶不欲令大臣間被奢僭之名此奏願錄付準必自知過萊公被命連削待罪而止

歲有蝗蟲徧於田野上有憂色一日出蝗數種以示二府朕令人出郊野徧看有自死者至翌日有執政袖蝗蟲以對曰臣遣人往視實死也乞下朝堂示百官擇日稱賀公曰蝗爲災之弔幸矣又何賀焉乃力請之公不荅後數日二府間上顧公曰若方稱賀而蝗過爲之柰何諸臣進而拜曰王某遠識非臣等所及公斂容而已

上出喜雨詩示二府聚看於上前公袖歸因諭同列曰上詩有一字誤莫進入却上欽若曰此亦無害欽若沮而有奏陳翌日上怒謂公曰昨日朕詩有誤寫字卿等皆見何不奏來公再拜稱謝曰昨日得詩未暇再閱有失奏陳不勝皇懼諸公皆再拜獨樞密馬公知節不拜具言公欲奏白而欽若沮之又王某畧不自辯真相器也上顧笑而撫諭之

宮禁火災上驚皇語公曰兩朝所積朕不敢妄費一朝殆盡誠可惜也公對曰陛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憂所慮者政令賞罰有所不當臣備位宰府天災如此臣當免罷繼上表待罪上乃降詔罪已許中外封事言朝政得失後有大臣言非天災乃王宮失火禁

請置獄上出其狀當斬決者數百人公持以歸翌日乞獨對言初火災陛下降詔罪已臣上表待罪今行此刑恐不副前詔有違天意果欲行刑願罪臣以明無狀上欣然聽納減死者幾百輩

石普知許州不法朝廷議欲就劾公曰普本武人不明典憲恐恃薄効有生事必須重行乞召歸置獄乃命知雜御史呂夷簡於奉先院俟普按問普至以其狀示之普皆俯伏是日獄具議者以謂不屈國法而保全功臣真國體也

張徐公耆任馬軍都帥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而謀欲為變有密以聞上召二府議之公曰若罪張耆今後帥臣何以御衆捕之則都邑之下或至驚擾尤為不可上曰朕亦思之公曰累奉德音欲任耆者在樞府臣以未曾歷事今若擢用使解兵柄謀者自安矣乃進耆為樞密副使諸帥遞遷謀者果定上語輔臣曰王某善鎮大事真宰相也

有卜者上封事語干宮禁上怒令捕之繫獄坐以罪因籍其家得朝士往還書尺上曰此人狂妄果臣僚與之遊從盡可付御史獄案公得之以歸翌日獨對曰臣看小者家藏之文字皆與之算命選日草本即無言及朝廷事臣記往年亦曾令人推步當生星辰其狀尚存因出以奏曰果行此乞以臣此狀同問上曰卿意如何對曰臣不欲以下祝賤流累及朝臣上乃解公至政府即時焚去繼有大臣力言乞行根治

欲因而擠人上言令中使再取其狀公曰得旨已寢
尋即焚去矣

公一日諭諸公曰上官泌差知河陽乃批署之諸公
後白公曰泌欲一轉運使公曰河陽重地豈下一職
司也其河陽之擬遂不復上不晚京東轉運使闕諸
公曰可差上官泌也公不合因奏對言上官泌向日
議差河陽然亦合入一職司會京東轉運司闕更稟
上閱泌歷任曰與轉運使諸公歸而相語曰王公無
私如此

有朝士述陳勞効乞陞獎公已判收了丁謂參預政
事竊主此人語堂吏曰俟聚坐再呈一日丁顧堂吏
欲出其狀公叱之曰此足若人文字向已不行謂皇
懼謝曰不合如此

上宣諭曰朕尹京日卿弟旭辛屬邑有廉幹之稱可
委以繁使公對臣待罪宰府恐公議非使上曰前代
父子兄弟並處貴位者多不可以卿故滯其才公曰
今省府乃士人要職若於平進遷擢又得孤寒者一
人臣弟陛下知名均土他日出於宸衷且乞一開司遂
判吏部南曹公歸喜與弟語曰上知爾之才必有任
使而終不言所得之旨翌日被命乃知後銓管引人
上見公弟賜以緋魚公因對叙感上曰不知尚者綠
朕失照管

王沂公曾李觀察維薛尚書映一日謁公公託病薛
有不平之色公壻韓億時在門下見之以此啓白公

曰韓郎未之思爾王薛皆李之壻相率而來恐有所干於朝廷事果不可沮之無害若可行答以何辭執政之大忌韓乃謝曰非億所知後果李文靖妻有所請

北虜入寇上幸河湟親討公參大政上還京曲赦其赦畧曰非朕躬援甲冑蒙犯雪霜則魏趙之間煙塵未息聞者歎曰此文與重真王言也

上宣諭曰聞趙安仁在中書絕不親事每奏對亦未嘗有一言可罷之公對曰趙安仁居常有體凡有進擬皆同列議定方敢取旨臣每見臨時變易於上前者皆迎合陛下之意安仁無異議是有執政守上曰此朕不知也卿可諭以委任之意更令宣力公乃語

趙曰上誤有拔擢以不才罷去宜矣使與眾人騁新以合上意安仁不敢爲也公喜曰吾適保安仁於上前不誤知人矣

公病謁告不入政府議知制誥盛度改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上曰更問王某如允當入文書來中書坐聖語問公公曰度必樂此任政府召問之度曰幸以文進不願親吏事中書以度意聞上上曰某銓量才品直是精當必使人各得其所向道須問過王某度以此命遂罷樞密馬公知節與同列奏對忽厲聲曰王欽若讀盡劄子莫謾官家馬公退見公辭色尚怒因語公曰主上仁明有德望願諸子上前議論知節幾欲以笏擊之但恐驚動君相公數撫久之馬公直方

惟公力保庇於上前

上欲命王冀公作相公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乞且在樞密兩府任用亦均臣見祖宗未嘗使南方人當國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示公議也上遂止後公罷冀公作相出語人曰為王公遲我十年相

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文簡敏中曰師德兩請三相公門皆不得見恐為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力議知制誥公曰可惜張師德向公曰何謂公曰羅於上前說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明世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爾若奔競而得位無階而進者當如何也向公方以師德之意啓之公曰

某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淺也向公自稱師德適有關望公弗遺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

陳彭年任翰林學士日同求對歸詣政府納所言事公方議事乃延見之顧陳曰何所啓陳起次以其狀呈之曰條貫科場公投之於地曰內翰做官幾日待隔截天下寒士陳皇懼而退時向文簡同在中書歸令堂吏取之一日陳再求公不見堂吏言陳以有事啓白公曰令到集賢廳晚見向公曰陳內翰所留文字公瞑目取紙封之向曰何不一覽公曰不過興建符瑞圖進取耳

公為兗州景陵宮朝修使特頒手詔採察河北京東

兩路公歸言當官有才有十餘人皆降詔獎諭有以聞公曰爲元宰相命出使而所舉不被一恩止得詔獎無乃輕耶公曰旣稱薦之又力行之是上恩皆出於已矣爲人臣之大嫌也

公爲兗州景陵宮朝修使道由檀淵召河北轉運使相見時觀察李公士衡張文懿公士遜作漕乃議偕往請見曰恐河北有事奏朝廷未得報者或有司不能行者示來二公歸得數事候公自充還呈之公持以歸不數日皆可報其間爲東封糧草見磨勘諸郡縻繫者百人皆放去諸吏捧香迎勅歡呼而散

公爲兗州景陵宮朝修使內臣周慎政同行或乘間請見公必候從者盡至冠帶以出見於堂皇周乃自事而退後周以事敗議者方謂公遠慮不涉嫌疑之間

上於後苑曲燕步於檻中自剪牡丹兩朶召公親戴有中貴人白公言此花昨日上選賜相公已於別叢擇下花請相公躬進公乃取花因酌一卮同獻上大喜引滿以杯示公從臣皆榮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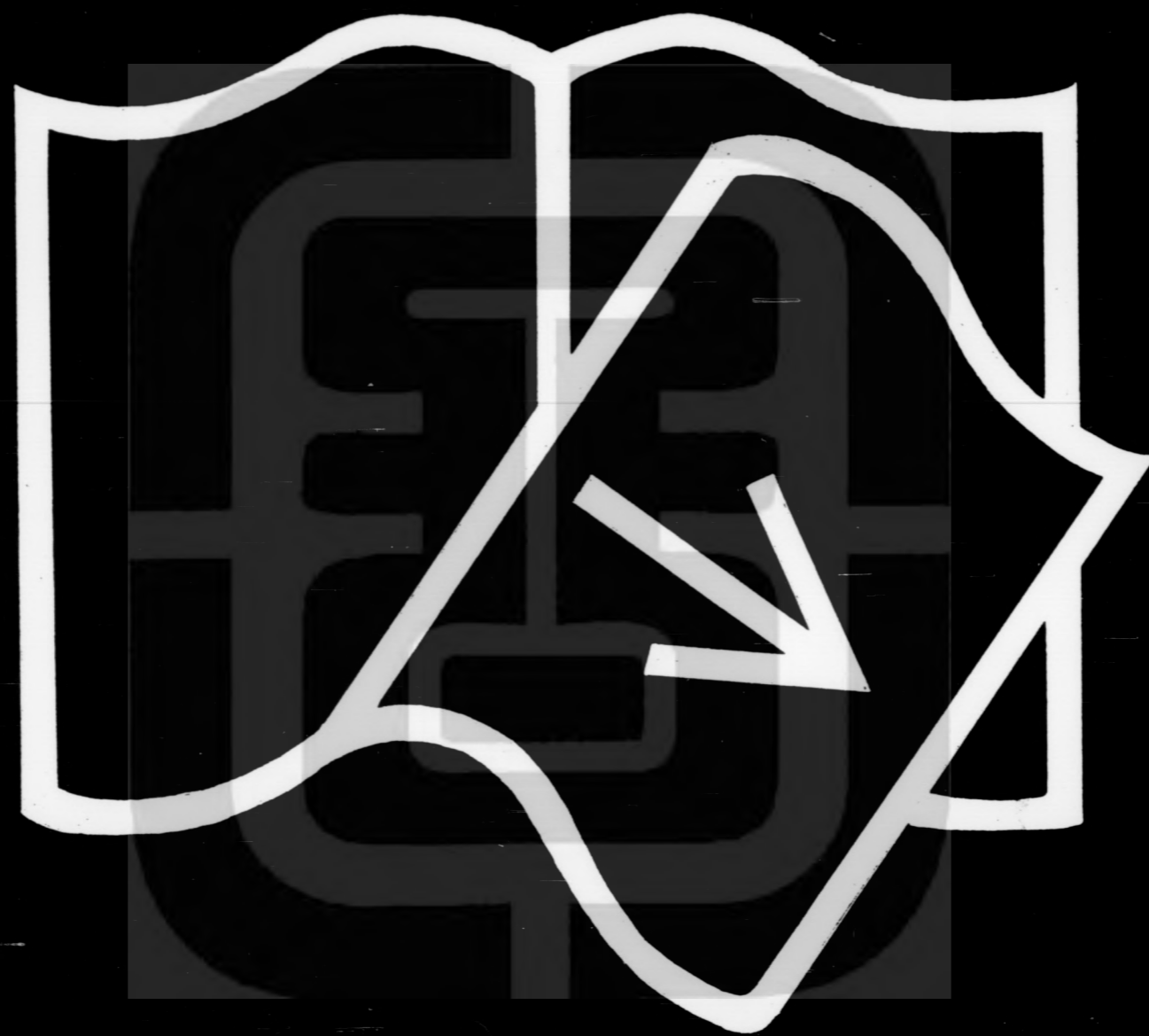
公生日上令諸司供帳設於私第宴親友公乃會近列時呂修史官預之故事宰臣生日賜酒餼中書會輔臣上特擾寵自是爲例後因對奏曰每遇生日曲蒙恩賜又煩宴設廢務一日以私妨公望特寢罷上可之公體羸多病上自選方并藥以賜其緘封皆上之親題

公弟旭判國子監翰林馮公元爲大理評事直講弟
白公元苦學有清節公乃召見至私第公每還朝與
弟同坐命講論語諸子侍立於席踰年而畢公因薦
於上元有學行翌日上召對令說書除太子中允直
龍圖閣賜紫詔班於本官之首仍與內殿起居自元
始也

公因封食邑乃致簡於李文靖公云蒙疏封爵重疊
父名冒榮不盡有累名教莫須辭讓實負憂疑可否
之間更煩裁處文靖荅以近日官稱有犯亦不避況
是嫌名文字有異不須辭讓更在詳酌公上章引避
朝旨不從而止

處士魏野陝州人居於東郊構草堂有水竹之勝好
彈琴作詩清苦名聞於時前後郡守皆所禮遇上祀
汾陰召之辭疾不至以詩贄公曰從來輔相皆頻出
君在中書十五秋西祀東封今已畢此回好伴赤松
遊公覽之喜見於色以酒茗藥物爲荅素編先公遺
札有公自寫此詩數本皆存

東封車駕在道夜有堂吏被酒忿爭皆倉皇入白公
卧不荅既入對上出臣僚奏狀千乘萬騎在外可斬
首以令衆公曰此止小人一時醉毆若斬之是禁人
飲酒者皆懼車駕在外人情焉得安已捕歸京府繫
治從府申覆公曰初若輕斷亦恐縱人今霈大赦可
原之矣第減一等
公爲朝修使自禁中乘車輅出都門百官餞於道乃



原件短缺

憇於傳舍兩禁請見叩頭稱贊公榮遇之盛公曰但覺愧反不自安矣

公動守典故爲僕射時出爲迎奉聖像大禮使兗州朝修使凡有御筵皆令叙官時知南京馬元方任樞密直學士爲員外郎監商稅戚維爲正官在馬元方上京東轉運使李湘爲虞部員外郎提點刑獄滕陟爲度支員外郎今在李湘上近尚書省兩制不赴議事有如此者引證之公爲兗州朝修使上言宰臣出使從職人多乞百物並從從官給州縣不得供送如有輒取索出納之人並從違制罪故所至肅然畧無搔擾

臣僚上言諸司人吏多公送名入仕上令徧訪之了

丁謂參預大政每議事強於昔日公察其難制一日語丁曰參政近來似橫豈非欲作相耶某多病懇辭未免以待漏院凡有訴理一一應荅氣羸稍難乃告上乞用丁謂了待漏院事丁謂悚息再拜楊文公億少以文進而以方直自守乃以母病有陽程之行公恐人害之自上遣使賜醫藥旣而言者日有彈擊以亞卿分司上語輔臣曰聞楊億好謗時政公曰楊億遠人幼荷國恩若諧謔過當臣恐有之訕謗則保其不爲也公器重文公至深頗欲其歸乃因中書齋宿覽文公近詩而作詩趙文定與時賢繼和上知之乃諭公召文公還祕書監久之有問文公者曰楊大監何不且與舊職公曰大年向以輕去上左右人言可

畏賴上終始保全之今此職欲出自清衷以全君臣之契公薨後楊文公方復禁署

查道子犯贓抵法公密疏陳請以道子儒者君子棄市有辱清門乞減死論此削于今尚存乃公親翰

公掌誥妻父入參大政引唐獨孤德權德輿故事懇求解職太宗覽奏稱歎除集賢殿修撰趙公罷公

復職詔冠西掖親擇古犀帶以賜之今丞相陳公堯佐作相壻王舉正宴殊作相壻楊察忠獻韓公執政

壻李牧皆引公之請為法改以他職父或歸私第不去冠帶入靜室中默坐家人皇恐不

敢復前面而不知其意後公之弟問趙公安仁曰家兄歸時一如此何也趙公曰見議事公不欲行而尚

未決此必憂朝廷矣

參知政事李公穆之子行簡為將作監丞不復仕進杜門燕居有雅儒之譽一日上召對賜坐撫諭之改

太子中允賜錢三百萬初令中使出召不知居處上曰去中書問王某時人方知公言之

公每休暇多與二府往還寇萊公出鎮幽宿私第翌朝上顧公曰昨日知有客甚歡朝廷無事大臣和睦誠可喜也

張文節參預政事每議定事一一再取省覽一曰文節

節凭案欲前公以手止之曰參政休亂文字逐日見

看未嘗有一議政事堂動須存體其間若有私請辨於上前文節自是止之

公家有盜乃官之給卒捕繫府獄尹狀奏乞斬於公門之前公大駭曰豈以已故而私國家法也遂入奏乞府中科以常法上宣示曰聞卿居第甚陋朕密令計之官爲修營其間更繫卿意增損之公頓首曰臣所居乃先父舊廬當日止庇風雨臣今完葺過已甚矣每思先父常有愧色豈更煩朝廷上再三諭之公力辭乃止

趙尚書昌言參知政事朝廷以蜀民爲寇將命出軍趙公慷慨氣燄甚盛時公爲集賢殿修撰石文蘭中正乃趙公表弟與公餞別於路趙公一揖而去公語石曰婦翁此行未言成功得不被褐幸耶俄有言事者以委付太重 太宗曰朕已遣人徐觀其處置如

何夜抵鳳翔官吏迎謁不及斬關而入首馳以聞揚文公病遣醫視之曰以其狀候來報夏鄭公竦從朝修之行以病伏枕方昏寐不省夢神人衣冠甚偉驚寤乃公自調粥於床下待士如此公之猶子睦幼孤好學屬開首舉上書於公願與秋試公使酌之以酒曰吾家世以文進見汝樹立喜可知矣然吾在政府懼太盛豈可使汝與寒畯競進也當爲汝求一任使久而無聞再以啓公曰已諭太常寺差汝作行事不可慢也祭祀之儀禮樂之器盡可知矣公猶子睦質幼而好學公一日覽所試詩賦召之滕下以詩激獎之曰祖先敦行家聲遠重慶兒孫真學文勵志夙宵能自勉前途可望致青雲皆拜而出愈

更勤睦即早天質復召試禁中得進士第楊文公率兩禁諸公薦入館有聞於時諸子皆出於庭下請公命名公召門人公孫覺公曰適諸子請名秀才何教之因取公初登第時與舅氏書示之時先晉公萬福乃於書中侍奉下稱小名又曰老萊衣五綵之服日爲兒童之戲恐二親有憂老之意今諸子請名吾何以安哉覺與諸子謝而去

公與故觀察使錢公若水治第嘗假數千緡於公錢公薨其家償之公皆不納令直集賢院延年方數歲公令人召之坐之膝上日哺以食

有言公初時嘗見天開門中有公姓名二字弟旭侍間問之公曰待要身後去墓誌上寫則吾不知也

公婚姻皆求寒素之家後公薨丁公謂令王素錫白諸兄求見爲昏請諸兄問於楊文公曰非先公之意也遂止之

公當國每進用朝士必先貴實戒曰若人才公則曰誠知此人然歷官尚淺人望未著且俾養望歲久不渝而擢任則榮塗坦然中外允愜故王沂公執政之日常行是言而人皆心服沂公言行錄此亦載之故尚書張詠嘗謂人曰吾榜中得人最慎重有雅望無如李文靖深沉有德望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庭爭有風采無如寇公當方面寄則詠不敢辭

公子雍爲太子中允勾當專勾司因病請告章獻皇太后翌日諭兩府王某男病已遣中使挾醫視之王

某先朝名德卿等宜常存撫其家

兩宮遣中使召諸子聞命亟往使自中出宣命今早
開封府奏有盜稱曾至王某墳所可煦驚動諸子對
以無之中人入曰復傳兩宮之命曰汝等上承門閥
之重善用自保守不住往塋所照管諸子拜謝而出
公在昭應宮有宿齋寶符閣役工有墜死者公得報
繳奏曰陛下崇奉上虛爲民祈福今反勞民損財是
違天意乞諭有司省工惜費

公在兩府三十年陰薦天下士有終身不知者後諸
公脩先帝實錄翰林劉公筠語素曰近日史院編修
文字有自內出者見丞相薦舉之人慎重如此

駙馬都尉李公遵勗有師友之契文公嘗力言於公

曰李侯爲貴戚好學樂善賢侯也公乃作詩惠以牋
紙李公大喜具啓事謝于門下

上西祀車駕至蒲先晉公守此郡上幸州署之逍遙
樓見詩牌命左右讀之後曰王某之父勿言其名因
歎曰王某有後如此公之先考舊治辭不從行上作
遣中使持酒肴賜於行館翌日公具以告謝

東封二府議增飾車服以盛法從諸公令人於公第
日訶之而無所爲王冀公欽若乃作繡鞵送公曰前
議恐忘已今爲之公使具直而置之冀公見公不乘
而訝之公曰常所跨者君上所賜非不華也豈可更
奢僭以隳制度

張文懿士遜出爲江西轉運使辭公於政事堂文懿

言士遜止歷縣道而未親郡事今輒領使職願聞善
教公從容曰朝廷權利至矣文懿起謝後迭更是職
思公之言未嘗求錐刀之利既去職識者語曰此運
使識大體故相畢士安家貧其妻令人內典客持書
干公公因袖書呈上畢士安家有丐於臣士安嘗在
東宮陛下擢爲相今茲貧闈臣實有餘亦可沾濟此
事合朝廷存恤由是厚有所賜

公之兄早亡事嫂有禮歸朝見則於堂廡間祭國夫
人日伴食充友愛於弟兵部每召坐從容於尊酒間
至夜則曰我倦矣未嘗一日廢之

公每見家人服飾似過則瞋目曰吾門素風一至於
此亟令減損故家人或有一衣稍華出於車中遽易
之不敢令公見

公初知樞密院時弟旭在京掌庾尋奏罷之

公之壻韓公例當遠公私以語其女曰爾勿憂此一
小事也一日召女曰韓郎知洋州女曰何往入川公
曰爾歸吾家且不矢所吾若有所求他日使人指韓
郎婦翁奏免遠適累其遠大也後韓公聞之曰公待
我厚也如此而韓終踐二府以東宮二品官終老于
家公之壻蘇耆應進士舉唱第之日格在諸科故樞
相陳文惠堯叟奏上曰蘇耆是故蘇易簡男王某女
壻上顧公曰卿女壻也公不對乃斂身少却願且修
學及出陳公語公曰相公何不一言則耆及第矣公
笑曰上親臨軒試天下士至公也某爲家宰自薦親

屬於冕旒之前士子盈庭得不失體陳公愧謝之
有貨玉帶者持以及門弟因呈公公曰如何弟曰甚
佳公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公曰
玉亦石也得不得重乎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亦勞
也我腰間不稱此物亟還之故平生所服止於賜帶
素年九歲公每遇休沐必呼之膝下一日見庭間花
盛開因使賦詩公觀之乃依韻和曰迥與群芳異舍
芳向莫春不如松柏木常保歲寒新遂出示門人公
孫覺公孫因激勵曰以公之意爾等豈得不勤學也
公爲兗州朝修使辟夏鄭公爲記一日召鄭公語
曰我病自度必不起自遭逢盡誠以事上盡公以待
士以私以怨未嘗有毫髮每念祖父興立門第心之

所存惟冀有後幼子小名公奴恐其可教他日學士
爲吾育之鄭公出爲西帥素別於順天院曰先相有
理命在竦未能少副其意寔負愧也因道此說素感
涕交下對鄭公曰聞公之言如聞先人之訓矣敢不
樹立觀察李公維言兄文靖相國初監京商稅院與
公鄰居爲著作郎每暇即過從維嘗切聽於外有相
對數刻未嘗交一語古人心交二公得之
公與故相畢士安給事中柴成務同在兩府二公皆
先晉公門生翰林王禹偁有詩曰如今身後榮名少
兩制門生伴鳳毛時人傳誦今刻石于家
先晉公知遠大嘗語人曰此兒異日必至公輔因手
植三槐于庭以爲識其槐今老蔭茂可愛

公久參大政子壻韓億赴官公弟餞於家親賢皆集有群鵲數十喧噪於門坐皆驚異少聞堂吏報公拜相

公歸食必召諸子使之席地聚食乃語左右曰剩與菜喫此輩生長公相家已驕矣不可使不知淡薄之味

公之子雍授官家人欲製公服公不許曰且令著衫後公之弟賜緋魚子方得衣綠公因語其弟曰我尚不欲小子輩與叔同服色公弟拜謝曰我兄友愛之意如此公占籍全魏自曾祖以來墳皆在莘縣其土亦廣公自執政即却其租令均贍親族

公陪祠東封有子侍行家信至公發之見所寄衣帶以紅爲之公怒曰我在爾已好華如此欲壞儒風我死望汝輩純素難也亟令送還而易之

太宗皇帝一日命蘇公易簡曰卿看兩制中誰堪大用蘇公曰臣見同年王某有器識遠大不可量也

太宗曰朕志亦先定矣知公之以女適蘇公之子者時蘇公已薨其母太夫人薛氏在堂每至則公出拜敘同年之知也公初登第爲岳州平江宰趙公昌言時領漕湖外見公異之議以女妻公曰一當稟命於親時先晉公在京師方與范魯公質家議親事見其書曰旣來稟我意必欲之遂可以歸始聞范親之說公旣貴以女適范魯公之孫全孫因語全孫曰此親成吾先公之意矣

公嘗與楊文公評品人物文公曰丁謂久遠果如何
公曰才則才矣語道未可他日在上位使有德助之
庶保終吉若獨當權必爲身累後丁公果被流竄
公晚年官重每家人出賀立令止之因語弟曰遭遇
至此愈增憂懼何可賀也

公每有賜予見家人置於庭下乃瞑目而歎曰生民
膏血安用許多

公疾革上臨視賜白金五十兩召楊文公於床前作
讓表公覽乃自書四句曰已懼多藏況無用處見謀
散施以息災殃是冬公薨文公歎曰精爽不亂如此
文公因對上前語及上令內司賓取元草視之後榮
國夫人謁章獻太后語曰上見公表泣下久之

公自踐兩禁歲有奏蔭每自謙抑罕欲薦舉嘗奏及
弟例得殿直上言乞除奉職上曰朝廷著令素定不
可抑之公曰全未歷事恐不能任事俟試其才續具
奏陳弟止除奉職公薨諸子白衣者尚數人公病革
命楊文公撰遺表語文公曰但叙述遭逢望保聖躬
日親庶政進賢用士不可以將盡之意更以宗親爲
諸後推恩延賞皆出於朝廷

公罷相守太尉爲玉清昭應宮使時公病卧弟入白
之公乃起曰君臣相知不意布衣遭逢朝廷榮貴至
此然我久在大位自省無過亦君臣相知乃得保全
終始叩頭帝閤潛然泣下左右皆悲哽乃語其弟曰
兄子淳已長立爲乞官吾病必不起了此一事足矣

上覽奏諭政府王某所奏姪依宰相例除之淳乃授太常寺太祝

公病語其諸子曰我死後慎勿以一文錢物入在柩中漢文帝有言紙衣瓦棺葬我不從吾言九泉之下無福蔭汝汝等切誌之故公薨之薄葬始服金帶蓋棺以紙易之

張徐公耆出鎮河陽禮有曲宴上令徹樂宣示坐中曰王某在殯朕不忍聽慘怛者久之公薨上令內司實取公筆硯一副言只要王某使舊者欲與皇太子公門庭未嘗接客公薨上諭近臣曰王某家却安靜當國日亦門庭清肅

呂文靖夷簡魯肅簡宗道初參知政事二妻入謝章

獻太后語之曰爾各歸語其夫王某在政府多年終始如一先帝以此重之宜為師範也

王冀公欽若自江寧府歸再執魁柄魯公時參大政凡聚議多冀公不堪語諸公曰掌武相公在政府日參政豈敢如此魯公笑曰王文正先朝重德豈他人可企苟公執政平允宗道安敢不伏

馮文為侍中有問之曰向與掌武相公同在政府盡見國體公今異於昔何也馮曰王公德業孰可企及彼一時此一時也

公薨諸子外除入見上惻然感懷乃諭政府曰王某在位最久未嘗有毫髮事干朕甚悼之諸子各改一官前後大臣無此優禮

公薨後長子雍詣政府求以自効寇萊公當國問所
欲何適雍曰例當釐務公曰賢者之子安得釐使乃
差同判太常寺寺無同判亦無釐
始也王冀公欽若江寧再歸相國因乾元節進經疏
其軸飾以金顧王沂公曰向日與掌武相公同共在
二府嘗以此白之終不肯為沂公退語呂文靖曰殊
不知王公以道佐人主豈以此末節為得也

文正王公遺事終

河東先生龍城錄目錄

卷之上

吳嶠精明天文

魏證嗜醋芹

上帝追攝王遠知易總

武后常有身後名

房元齡為相無嗣

韓仲卿夢曹子建求序

趙師雄醉憩梅花下

李太白得僊

韓退之夢吞丹篆

寧王畫馬化去

含元殿丹石隱語

景州龍見三頭

神堯皇帝破龍門賊

明皇夢遊廣寒宮

任中宣夢水神持鏡

夜坐談鬼而恠至

裴武公夜得鬼詩

房元齡有大譽

閻立本有丹之譽

王宏善為八體書

張杲著龍山史記注

龍城無妖邪之恠

王漸作孝經義

晉哀帝著書深闡至理

卷之下

老叟講明種藝之言

李明叔精明古器

賈奭著書僊去

開元藏書七萬卷

明皇識射覆之術

明皇夢姚宋當為相

太宗沈書滹沱

尹知章夢持巨鑿破其腹

高皇帝宴賞牡丹

魏證善治酒

裴令公訓子

華陽洞小兒化為龍

韓集樹雞詩蓋用此當時之事

賈宣伯有治三蟲之藥

李吉甫毒虐弄正權

張復條山集論世外事

羅池得石刻

劉仲卿隱金華洞

趙昱斬蛟

宋單父種牡丹

河東先生龍城錄目錄終

河東先生龍城錄卷上

吳嶠精明天文

吳嶠雲溪人也年十三作道士時高帝元年過鄴中告其令曰中星不守太微主君有嫌而旺氣流萃於秦地子知之乎令不之信至神堯即位方知不誣嶠精明天文即袁天剛之師也

魏證嗜醋芹

魏左相忠言謹論贊襄萬機誠社稷臣有日退朝太宗笑謂侍臣曰此羊鼻公不知遺何好而能動其情侍臣曰魏徵好嗜醋芹每食之欣然稱快此見其真態也明日召賜食有醋芹三盃公見之欣喜翼然食未竟而芹已盡太宗笑曰卿謂無所好今朕見之矣

公拜謝曰君無爲故無所好臣執作從事獨僻此收
歛物太宗默而感之公退太宗仰睨而三歎之

上帝追攝王遠知易總

上元中台州一道士王遠知善易於觀感間曲盡微
妙善知人死生禍福作易總十五卷世祕其本一日
因曝書雷雨忽至陰雲騰沓直入卧內雷殷殷然赤
電遶室暝霧中一老人下身所衣服但認青翠莫識
其制作也遠知焚香再拜伏地若有所待老人叱起
怒曰所泄者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遠
知方惶懼據地起旁有六人青衣已捧書立矣老人
責曰上方禁文自有飛天保衛玉笈金科祕藏玄都
汝是何者輒混藏細帙據其所得實以告我遠知戰

悸對曰青丘元老以臣不逮故傳授焉老人頷頌頃
曰上帝敕下汝僊品已及於授度期展二十四年二
紀數也遠知拜命次旋風颶起坼帷裂幙時已二鼓
明月在東星斗燦然俱無影響所取將書乃易總耳
遠知志頗自失後閉户不出經歲不食人因窺閨中
但聞勸酬交歡竟不知爲誰也光定中召至京玉清
觀安泊間或逃去如此者數次天后封金紫光祿大
夫但笑而不謝一日告殂遺言屍赴東流湍水中天
后不允其語敕葬開明原上後長壽中台州有人過
海阻風飄蕩船欲坼妄行不知所止忽見畫船一葉
渺自天末來驚視之乃遠知也漸相近台人拜而呼
之遠知曰君涉險何至於此告台人此洋海之東十

萬里也台人問歸計柰何遠知曰借子迅風正西一夕可到登州爲傳語天壇觀張光道士台人既辭去舟回如飛羽但覺風翬翬而過明日至登州方知遠知死久矣訪天壇道士其徒云死兩日矣方驗二人皆僊去

武居常有身後名

武居常天后高祖也少時遊洛下人呼爲猴頰郎以居常頤下有鬚若猿頤也其上有四靨一日伊水上遇一丐者曰郎君當有身後名而骨法當刑然有女當八十年後起家暴貴尋亦浸微居常不信後卒如言句者豈非異人乎

房元齡爲相無嗣

房元齡來買卜成都日者笑而掩象曰公知名當世爲時賢相柰無嗣相紹何公怒時遺直已三歲在側日者顧指曰此兒此兒絕房氏者此也公大悵而還後皆信然也

韓仲卿夢曹子建求序

韓仲卿一日夢一烏幘少年風姿磊落神僊人也拜求仲卿言其有文集在建鄴李氏公當名出一時肯爲我討是文而序之俾我亦陰報爾仲卿諾之去復回曰我曹植子建也仲卿既寤檢鄴中書得子建集分爲十卷異而序之即仲卿作也

趙師雄醉憇梅花下

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間

因焚侯車於松林間酒肆傍舍見一女人淡粧素服
出逐師雄時已昏黑殘雪對月色微明師雄喜之與
之語但覺芳香襲人語言極清麗因與之扣酒家門
得數盃相與飲少頃有一綠衣童來笑歌戲舞亦自
可觀頃醉寢師雄亦懵然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時東
方已白師雄起視乃在大梅花樹下上有翠羽啾嘈
相須月落參橫但惆悵而爾

李太白得僊

退之嘗言李太白得僊去元和初有人自北海來見
太白與一道士在高山笑語久之頃道士於碧霧
中跨赤虬而去太白聳身徒步追久共乘之而東去
此亦可駭也

韓退之夢吞丹篆

退之常說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令強吞之傍一人
撫掌而笑覺後亦似曾中如物噎經數日方無恙尚
由記其上一兩字筆勢非人間書也後識孟郊似與
之目熟思之乃夢中傍笑者信乎相契如此

寧王畫馬化去

寧王善畫馬開元興慶池南華萼樓下壁上有六馬
袞塵圖內明皇最眷愛玉面花驄謂無纖悉不備
髮霧鬣信偉如也後壁唯有五馬其一者失去信知
神妙將變化俱也

含元殿丹石隱語

開元末含元殿火去基下出丹石上有隱語不可

云天漢二年赤光生栗木下有子傷心遇酷此亦不能辨也

景州龍見三頭

開元四年景州水中見一龍三頭時虜中大水後一日有風自龍見處西南來飛屋拔木半晝暝

神堯皇帝破龍門賊

神堯皇帝拜河東節度使九月領大使擊龍門賊以端兒夜過韓津口時明月方出白霧初澄於小橋下有二人語言明日母大郎死我輩勤亦不少矣神堯停馬問二人再拜起泣曰某二人漢兵也昨奉東山命嶽神管押七十人付龍門助將軍討賊某二人骨在此因少憇於此亦自感傷兼欲先知於將軍

神堯訝其言深切詢其姓氏但笑謝言將軍貴人也其僕卒之賤分不當逾言訖蒼惶辭去言大隊至矣倏忽不見傾疾風如過矢風塵蔽天而過神堯默喜之明日破賊發七十二矢皆中而復得其矢信知聖王所向至靈亦先爲佐佑焉

明皇夢遊廣寒宮

開元六年上皇與申天師道士鴻都客八月望日夜因天師作術三人同在雲上游月中過一大門在玉光中飛浮宮殿往來無定寒氣逼人露濡衣袖皆濕頃見一大宮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其守門兵衛甚嚴白刃粲然望之如凝雪時三人皆止其下不得入天師引上皇起躍身如在煙霧中下視王城崔峩但

聞清香藹鬱下若萬里琉璃之田其間見有僊人道
士乘雲駕鶴往來若游戲少焉步向前覺翠色冷光
相射目眩極寒不可進下見有素娥十餘人皆皓衣
乘白鸞往來舞笑於廣陵大桂樹之下又聽樂音嘈
雜亦甚清麗上皇素解音律熟覽而意已傳頃天師
亟欲歸三人下若旋風忽悟若醉中夢迴爾次夜上
皇欲再求往天師但笑謝而不允上皇因想素娥風
中飛舞袖被編律成音製霓裳羽衣舞曲自古洎今
清麗無復加於是矣

任中宣夢水神持鏡

長安任中宣家素畜寶鏡謂之飛符識者謂是三代
物後有八字僅可曉然近籀篆云水銀陰精百鍊成

鏡詢所得云商山樵者石下得之後中宣南驚洞庭
風浪洶然因泊舟夢一道士赤衣乘龍詣中宣言此
鏡乃水府至寶出世有期今當歸我矣中宣因問姓
氏但笑而不荅持鏡而去夢迴亟視篋中已失所在
夜坐談鬼而恠至

君誨嘗夜坐與退之余三人談鬼神變化時風雪寒
甚窻外點點微明若流螢須臾千萬點不可數度頃
入室中或爲圓鏡飛度往來乍離乍合變爲大聲去
而三人雖退之剛直亦爲之動顏君誨與余但匍匐
掩目前席而已信乎俗諺曰白日無談人談人則害
生昏夜無談鬼談鬼則恠至亦知言也余三人後皆
不利

裴武公夜得鬼詩而化為燼

開元末裴武公軍夜宿武休帳前見一介冑者擲一紙書而去武公取視乃四韻詩云屢策羸驂歷亂岫叢嵐映日晝如曛長橋駕險浮天漢危棧通岐觸岫雲却念淮陰還得計又嗟忠武不堪聞廢興盡係前生數休衒英雄勇冠軍武公得詩大不悅紙隨手落為燼信知鬼物所製也出師大不利武公射中臆下病月餘薨

房元齡有大譽

房元齡幼穉日王通說其文謂此細眼奴非立忠志則為亂賊輔帝者則為儒師綽有大譽矣

閻立本有丹書

閻立本畫宣王吉日圖太宗文皇帝上為題中諸公皆議論東都從幸上出示圖於諸臣稱為越絕前世而上忽藏於衣袖笑謝而退自是立本有丹青之譽

王宏善為八體書

王宏濟南人太宗幼日同學因問為八體書太宗既即極因訪宏而鄉人竟傳隱去是亦子陵之徒歟

張昶著龍山史記注

沈休文有龍山史記注即張昶者昶後漢末大儒而世亦不稱譽余少時江南李育之來訪余求進此文後為火所焚更不復得豈斯文天欲祕者耶

龍城無妖邪之恠

柳州舊有鬼名五通余始到不之信一日因發篋易衣盡爲灰燼余乃爲文醮訴於帝帝憫我心遂爾龍城絕妖邪之恠而庶士亦得以寧也

王漸作孝經義

國初有孝子王漸作孝經義成五十卷事亦該備而漸性鄙朴凡鄉里有鬪訟漸即詣門高聲誦義一卷反爲漸謝後有病者即請漸來誦書尋亦得愈其名藹然余時過汴州適會路逢一老人亦談此事頗亦敬其誠也

晉哀帝著書深闡至理

晉哀帝著丹青符經五卷丹臺錄三卷青符子即神丘先生也深闡至理而近世有胡宗道游上方士亦

得其術

河東先生龍城錄卷上

河東先生龍城錄卷下

老叟講明種藝之言

余南遷度高鄉道逢老叟帥年少於路次講明種藝其言深耕穡種時耘時耜却牛馬之踐履去螟螣之戕害勤以朝夕滋之糞土而有秋之利蓋富有年矣若夫堯湯之水旱霜雹之不時則在夫天也余感此言將書緒紳贊於治民理生者無所施而不可而又至言也

李明叔精明古器

建康李生名照字明叔真可人書生好古博雅者一日就京師謁余裹飯從游於秦渭之間此人宦意畏巧而淡然蔽於古器凡自戰國洎於蕭梁之間譜所

載者十得五六而皆精製奇巧後世莫造然生頗爲文思澁設諸勤求古器心在於文書間亦足以超偉於當代也

賈夔著書僊去

賈夔河陽人字師道與余先人同室讀書爲人謹順少調官河南尉才吏也後五十歲棄家隱伊陽小水鄉和樂村鳴臯山中著書二十卷號鳴臯子邇年不知其所終山中人竟言僊去然訛幻莫之信也有子餗字子美亦有才然不逮於父風

開元藏書七萬卷

有唐惟開元最備文籍集賢院所藏至七萬卷當時之學士蓋爲楮无量裴煜之鄭譚馬懷素張說疾行

陸堅康子元輩凡四十七人分司典籍靡有闕文而賊遽興兵火交紊兩都灰燼無存惜哉

明皇識射覆之術

上皇始平禍亂在宮所與道士馮存澄因射覆得卦曰合因又得卦曰斬關又得卦曰鑄印乘軒存澄啓謝曰昔此卦三靈爲最善黃帝勝炎帝而筮得之所謂合因斬關鑄印乘軒始當果斷終得嗣天上皇掩其口曰止矣默識之矣後即位應其術焉

明皇夢姚宋當爲相

上皇初登極夢二龍啣符自紅霧中來上大諫姚崇宋璟四字掛之兩大樹上宛延而去夢迴上召申王圓兆王進曰兩木相也二人名爲天遣龍致於樹即

姚崇宋璟當爲輔相兆矣上歎異之

太宗沉書於滹沱

太宗文皇帝平王世充於圖籍有交關語言構怨連結文書數百事太宗命杜如晦掌之如晦復稟上當如何太宗曰付諸曹吏行頃聞於外有大臣將自盡者上乃復取文書背裏一物疑石重上親裏百重命使沉滹沱中更不復省此與光武焚交謗數千章者何異

尹知章夢持巨鑿破其腹

尹知章字文叔絳州翼城人少時性懵夢一赤衣人持巨鑿破其腹若內草茹於心中痛甚驚寤自後聰敏爲流輩所尊開元中張說表諸朝上召見延英上

問曹植幽思賦何爲遠取景物爲句意旨安在知章對以植所謂賦作不徒然若倚高臺之曲嶠望且重也處幽僻之閑深位至卑也望翔雲之悠悠嗟朝霽而夕陰以爲物無止定之意而上多改易也顧秋華之零落歲將暮也感歲暮而傷心年將易也觀躍魚於南沼使智者居於明非得志也聆鳴鶴於北林怨且和也擗素筆而慷慨守文而感也揚大雅之哀吟憫其時也仰清風以歎息思濯煩也寄予思於悲絃志在古也信有心而在遠措者大也重登高以臨川及上下也何余心之煩錯寧翰墨之能傳意不盡也此幽思所以賦也上敬異之擢禮部侍郎集賢院正字

高皇帝宴賞牡丹

高皇帝御群臣賦宴賞雙頭牡丹詩惟上官昭容一
聯爲絕麗所謂勢如連璧友心若臭蘭人者使夫婉
兒稍知義訓亦足爲賢婦人而稱量天下何足道哉
此禍成所以無赦於死也有文集一百卷行於世

魏證善治酒

魏左相能治酒有名曰醪醑翠濤常以大金甕內貯
盛十年飲不歇其味即世所未有太宗文皇帝嘗有
詩賜公稱醪醑勝蘭生翠濤過玉薤千日醉不醒十
年味不敗蘭生即漢武百味旨酒也玉薤煬帝酒各
公此酒本學釀於西胡人豈非得大宛之法司馬遷
所謂富人藏萬石葡萄酒數十歲不敗者乎

裴令公訓子

裴令公常訓其子凡吾輩但可文種無絕然其間有
成功能致身爲萬乘之相則天也

華陽洞小兒化爲龍

茅山隱士吳綽素擅繫譽神鳳初因採藥於華陽洞
口見一小兒手把大珠三顆其色瑩然戲於松下綽
見之因前詢誰氏子兒奔忙入洞中綽恐爲虎所害
遂連呼相從入欲救之行不三十步見兒化作龍形
一手握三珠填左耳中綽素剛膽以藥斧斫之落左
耳而三珠已失所在龍亦不見出不十餘步洞門閉
矣綽後上皇封素養先生此語賈宣伯說

賈宣伯有治三蟲之藥

賈宣伯有神藥能治三蟲止熬黃栢木以熱酒沃之別無他味一日過松江得巨魚置於水罟中因投水刀圭藥魚引吸中即死取視則見八足若瓜利焉後吳江有恠土人謂蛟爲害宣伯以數刀圭投潭中旦老蛟死浮於水而水蟲莫知數皆爲藥死山人此藥云本受之於閻皂山王天師乃僊方耶而涉海者亦或需焉故書之

李林甫以毒虐弄正權

惠州一娼女震厄死於市衢脇下有朱字云李林甫以毒虐弄正權帝命列僊舉三震之疑此女子偃月公後身耶謫而可懼元和元年六月也

張復條山集論世外事

張復澧州人飽書性作條山集三十卷論世外事此人兼得神鬼趣隱不仕有文集行於世

羅池石刻

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辨刻畫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醜余得之不詳其理特欲隱予於斯歟

劉仲卿隱金華洞

賈宣伯愛金華山即今雙谿別界其北有僊洞俗呼爲劉先生隱身處其內有三十六室廣三十六里石刻上以松炬照之云劉巖字仲卿漢室射聲校尉當恭顯之際極諫被貶於東陬隱迹於此莫知所終即道士蕭至玄所記也山口人時得玉篆牌俗傳劉仲

卿每至中元日來降洞中州人祈福尋谿口邊得此者當巨富此亦未必爲然然仲卿亦梅子真之徒歟

趙昱斬蛟

趙昱字仲明與兄冕俱隱青城山從事道士李珣隋末煬帝知其賢徵召不起督讓益州太守臧贍強起昱至京師煬帝縻以上爵不就獨乞爲蜀太守帝從之拜嘉州太守時犍爲潭中有老蛟爲害日久截沒舟舩蜀江人患之昱蒞政五月有小吏告昱會使人往青城山置藥渡江溺使者沒舟航七百艘昱大怒率甲士千人及州屬男子萬人夾江岸鼓噪聲振天地昱乃持刀沒水頃江水盡赤石崖半崩吼聲如雷昱左手執蛟首右手持刀奮波而出州人頂戴事焉

神明隋末大亂潛以隱去不知所終時嘉陵漲溢水勢洶然蜀人思昱頃之見昱青霧中騎白馬從數獵者見於波面揚鞭而過州人爭呼之遂吞怒眉山太守薦章太宗文皇帝賜封神勇大將軍廟食灌江口歲時民疾病禱之無不應上皇幸蜀加封赤城王又封顯應侯昱斬蛟時年二十六珣傳僊去亦封佑應保慈先生

宋單父種牡丹

洛人宋單父字仲孺善吟詩亦能種藝術凡牡丹變易千種紅白闔色人亦不能知其術上皇召至驪山植花萬本色樣各不同賜金千餘兩內人皆呼爲花師亦幻世之絕藝也

河東先生龍城錄卷下

